



## ■魏咏柏

盛夏时节的呼伦贝尔草原,金莲花绽放如海。骑马行至一处缓坡,不由地勒住了缰绳,目光垂落处,先是一小片跳动的金黄,接着是更大的一片,然后是无边无际。金莲花密密匝匝,从脚边一直涌向很远的天边,像是大地攒足了劲,把攒了一年的阳光,全泼洒在这盛夏的草原上。

风贴着草尖溜过来,裹着一股厚实的气息,那是牧草被马蹄踩断后渗出的青湿汁水味,是泥土被正午太阳烘透了的干爽暖香。气味最浓的还是金莲花,那股甜香一阵紧似一阵,不由分说直往鼻子里钻。这风透亮得很,利索得像牧人甩出的响鞭,一下子穿透薄薄的衣衫,冲入肺腑深处。没有南方夏日的风里那种甩不脱、湿漉漉的沉闷感,草原的风带着一股爽利的劲道,是天地在痛快地换气。

就在那片晃眼的金色深处,洁白的羊群挪动。一点白、两点白,渐渐连成一片片柔和的絮团。每只羊都埋着头,沉浸在那片浓得化不开的金色里,啃食着花海边缘的嫩草。远远望去,活脱脱是一大团一大团喧腾腾的云朵,好像不经意间从高高的蓝天上掉下来,陷进这片金色的花海里,聚了散、散了聚,慢慢悠悠挪着步子。羊群走过的地方,金莲细长的茎秆轻轻地摆动,金色的花朵一晃一晃,旋即又被更大的一波金色盖过去。风掠过草场,也捎带梳理着羊毛,那些“云朵”便更显松散。一个念头冷不丁冒出脑海——那不是天上的云乏了,一骨碌栽进这金色的草海里,变作了羊群?

马儿打了个响鼻,我轻轻一抖缰绳,它便驮着我,小心踩进这片荡漾着的花海。蹄子落下,带起几片细碎的花瓣,它们打着旋儿,很快落回那片望不到头的金色里,像几粒蹦跶的火星子,眨眼没了踪影。羊群中传来一声悠长的“咩——”,那声音被风托了一程,送到耳边,又消散在漫无边际的宁静和阳光里。目之所及,是宽阔到没边没沿的黄与绿,是云朵大大方方歇息在大地之



上,在这片铺天盖地的色彩里,人仿佛瞬间变小了,身体也莫名地松快舒畅了。

轻抖缰绳,马儿驮着我慢悠悠走向坡顶。坡顶盘腿坐着一位老牧人,脸膛是草原上风吹日晒出的酱红色,皱纹深一道浅一道,像旱裂的河滩。他眯缝着眼,看着羊群在那片扎眼的金色里徜徉,像瞅着一地散落的珠子。他皮袍腰间别着一把磨秃了角的旧银鞘解手刀。我下马走近,他眼皮都没抬一下,只微笑着,用皴裂的手指指向坡下:“瞅瞅,那些云彩,下凡落草咯。”他叨咕着,目光落在羊群身上,喉咙里时不时咕哝出两声含混的调子。

我探着身子望去,羊群正慢吞吞挪向一片开得更旺的坡地。金

色的波,托着洁白的朵,夕阳的光斜插过来,给整个草场抹上了一层慵懒的釉色。

老牧人支起身,拍掉身上的草屑,一步三晃地走下坡,走向他的羊群,走向那片流光淌银的风景。我站在坡上,风照旧卷着浓郁的草香花香,扫过脸颊。

眼看着老人一点点融入那片金白交错的光影里,我的心忽地透亮了——原来换个视角看人间,也能看到好景致。云朵跌进草海,成了不吭声的羊,大地涌出最艳丽的颜色,变为笼罩四野的光。这美丽的呼伦贝尔,草海之上,流淌的云絮,连接着天与地,连接着万物和谐共生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## 酱缸里的光阴

色泽愈发沉郁,酱香也愈发浓烈,渐渐在时光里酿得醇厚。

晒酱豆看似简单,实则处处藏着“心思”。

母亲叮嘱过许多规矩,比如酱缸得盖细纱布,滤尘又透光;搅酱的勺子绝不能沾生水,否则整缸酱会腐坏;最关键的是,必须在每日清晨太阳初升时搅动。她说,豆子也有生命节律,翻动、盖布的时机,分毫不能乱。

三伏天的酷热,源自晒酱豆少不了的“柴火”。豆子非得在这火辣辣的太阳下充分发酵,香气才够泼辣浓烈。母亲常说,最怕连阴天,酱豆极易腐坏,一年的辛苦就成了泡影。这三伏天像块烧红的烙铁,虽难熬,却

烤出了酱豆的醇香。豆子必须在骄阳下煎熬翻滚,在热浪中被反复搅动,蒸腾掉所有青涩,熬干多余水分,才能生出咸鲜的醇厚味——这过程,恰如人生,总要经几番蒸腾煎熬,才能熬出醇厚绵长的底味。

我按母亲的方法试过多次,总熬不出那般厚重的酱香。后来才懂,母亲晒的岂止是豆子,那酱豆里融进了她无尽的耐心与光阴,酱缸中搅动的是她对生活的执着与期许。那酱香里,沉潜着她对日子的钟情,对家人的深爱。

此刻,我又站在骄阳下搅动酱缸。赤日炎炎里,豆子在缸中沉浮翻腾,酱香渐浓时,眼前总浮出母亲当年的身影。酱缸泛起的涟漪,一圈圈荡向时光深处。酱豆做成那日,浓香漫溢而出,飘向远方。

酱豆虽小,却盛着天地的精气,聚着人心的温度。它在骄阳下熬炼,在翻搅中蜕变,终成舌尖上的乡愁。酱香终会在岁月里弥散,可那记忆之味,早已在心上结成沉甸甸的盐霜,而我们又何尝不是被光阴晒透的豆子,在日复一日的奋斗中,沉浮于人生那口深缸,只为把生命酿出一份沉甸甸的味道。

(作者供职于淮北矿业)

## ■谢正义

蝉鸣声声,暑气蒸腾。一进入三伏天,淮河岸边的家乡人,就张罗起一年一度的晒酱豆盛事。家家户户的院落里,大小酱缸静立在烈日下,晒着豆子,也晒着绵长的日子。那酱香,仿佛不只是豆子发酵的味道,更是从岁月深处蒸煮出来,沉淀在人心窝里的滋味。

我年幼时,便知母亲是晒酱豆的好手。她将精挑细选的黄豆煮得烂熟,摊在洗净的竹筛里,搁在院中暴晒。豆子起初带着青黄的湿润,渐渐被晒得收紧、变硬,透出沉稳的黄褐色。接着,母亲用面粉细细裹住每粒豆子,蒙上厚厚的一层桑叶,藏进温湿的角落。不过几日,豆子便萌出层薄薄的黄绿绒毛——那是发酵的信号。母亲每日掀开桑叶,指尖轻翻时的专注,像在哄睡襁褓中的婴孩,要让每一粒都均匀呼吸,充分发酵。

等豆子裹满绿毛,母亲便将它们倾入大酱缸,添足盐与水,重新放回院中受晒。从此,母亲便有了雷打不动的时辰——天刚蒙蒙亮,必起身搅动酱缸。她握着长柄木勺,缓缓探入缸底,自下而上翻动酱汁,搅出咕嘟咕嘟的轻响。缸里的酱汁从浑浊的土黄,慢慢澄出透亮的酱红。豆子在汁水中翻滚,日复一日,



## 乡间竹韵

## ■罗江燕

在我的家乡贺州市南乡镇,村里人喜欢在房屋附近种几株竹子,一般是甜竹或者箬竹。甜竹笋株肥厚、肉质鲜甜,主要用途是吃笋;箬竹挺直修长,枝节匀称,用于编织家常用具和扎篱笆桩子。翠绿的竹子融入村民生活的每个角落,是岁月里不可或缺的温暖底色。

有次去附近的村子泡温泉,远远看到村中竹丛杂然相间于黛瓦屋顶,温泉白雾在竹间穿梭升腾,映出浓淡参差的青绿剪影,宛如一幅水墨长卷。忽觉时光在此刻慢成了竹影摇曳的弧度,尘世喧嚣皆被雾气滤尽,只剩这份烟竹交融、朦胧悠远的静谧。凝视竹梢,恍惚间望见千年前的文人墨客踏雾而来——苏东坡拄杖立于竹林深处,吟出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的洒脱,将疏狂气节寄予修竹;郑板桥泼墨

挥毫,笔下劲竹挺立于风雨,借竹枝的坚韧道出“千磨万击还坚劲”的孤傲……温泉蒸腾的雾气中,竹子依旧以清瘦之姿拨开朦胧,恰似文人挺直的脊梁,任世间纷扰如流云变幻,依然守着心中一方澄明,将淡泊与高洁书写成岁月里最清冽的诗行。

除了种植的竹子,村里还有许多野生竹。山坡上、道路旁、小河畔、溪渠边,到处都有楠竹、毛竹、苦竹、金竹、箭竹、四季竹、凤尾竹……有的挺拔清俊,有的纤细秀巧,但无论哪个品种,都自带清新脱俗的气韵。

穿行乡间,竹影摇曳,窸窣作响,颇有一番清逸安闲的诗意韵味。竹下清幽干净,铺着浅白的落叶,不长杂草,时有孩童戏耍其间,或有几只鸡在竹荫下悠闲刨食;竹间小径蜿蜒,偶尔透出瓦檐和木窗棂,或者圆塔状草垛。翠叶倾垂似青纱帐,凉爽怡人的风徐徐穿过,吹散了夏日的喧嚣与浮躁;竹外几方荷塘映在阳光下,粉色和白色荷花散放着清香,随风穿入林中。

与竹为邻是一种诗意栖居的生活哲学,也是一场与自然对话的精神修行。清晨推开窗,竹叶上的露珠折射着微光在晨光中闪烁。午后闲坐,清风徐来,枝叶细语沙沙响,夹着几声竹间磨擦发出的声响传入屋堂,漾起静谧的涟漪。凭窗望去,绿影扶疏,苍翠欲滴,让人恍惚间进入一片流动的翡翠梦境。眺望远山,亦可见依稀竹影。月夜倚栏,听着竹枝在夜风中私语,感受古人“竹里风生月上门”的悠然意境。

竹之高洁,化作文人笔下的风骨;竹下烟火,凝聚着农耕文明的温暖记忆。在这里,时光以最舒缓的姿态流淌,人与草木共生,与万物相安。乡间竹韵守着岁月的初心,让人们在快与慢的碰撞中,寻回心灵的归处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## 感触大海的呼吸

## ■王玫

夏天托海风捎来邀约,我应约而至,抵达福州这座海滨之城,一伸手便能抚摸到大海的呼吸。

黄昏时分,西天现出火烧云,海面上浮起一片金灿灿的波光。浪花温柔地涌上沙滩,又悄悄退去,只在沙地上留下几道潮湿的印痕。海风扑面而来,挟裹着大海的气息,吹得我衣角飘起。远处人影绰绰,除了来消夏的,还有来拾贝的。

夜色渐浓,潮水退远,沙滩袒露出来,微凉而松软。赤脚踩在细沙上,细腻的沙温柔地包裹住双脚。我打开手机筒,俯身在沙滩上仔细搜寻。退潮后,海滩上显露出许多小孔洞,有的地方还微微鼓起小沙堆,若轻轻挖开,便可见到躲藏于沙下的小蟹小虾,仿佛海滩之下也藏匿着一个无声却生机勃勃的世界。弯腰拾起一枚枚贝壳,它们安静躺在沙滩上,在月光下闪出微光,有的洁白如玉,有的被海水和沙砾打磨出斑斓的花纹。

篝火跳跃起来,在海边点燃光明的中心,火光映照围坐成一圈的男女老幼。大家围火烤鱼,鱼肉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开来,一个头发花白、皱纹如海的渔民,将烤好的鱼递给我。咬下一口,鲜香在舌尖漫开,融进唇齿间的盐,带着一种原始而浓烈的味道。

炭火舔舐着包裹海鲜的锡纸,滋滋声混着烤架飘起的焦香。忽然,一道白色的光柱划破夜幕,像月光织成的绸缎掠过海面,在沙滩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那是灯塔,它每转动一次,我们的影子便在沙滩上拉长、缩短,仿佛被时光的手轻轻拨弄。

“看见远处那座灯塔没?”老渔民指向海天交界处若隐若现的光柱,“50年前,那灯塔还没通电,全靠守塔人爬上去添煤油。”

灯塔是茫茫大海上至关重要的“眼睛”,守塔人则是这双眼睛的守护者。那时候,守塔是份既费心又费力的艰苦工作,稍有疏忽就可能导致灯光减弱或熄灭,给过往船只带来风险。

如今,灯塔早已实现自动化与智能化,工作人员坐在办公室就能掌握灯塔的状态。渔民的捕捞工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木质渔船逐渐被坚固耐用的现代化渔船取代。

烧烤架上的鱼突然焦了边,焦香混着老人故事里咸涩的海风,在夏夜的沙滩上久久不散。

火焰渐低,火星四散飞升,与漫天星斗相映成趣。远处海面上,浪花依旧不知疲倦地奔涌而来,又悄然退去,像大海永不止息的心跳。在潮水的拍岸声中,浪花如碎银般在朦胧的月光下跳跃。

我握着手中的贝壳,壳上沾着微凉的夜露。老人的话语如海风拂过耳际:“大海的宴席,其实永远不散。”

篝火熄灭了,只留下几点暗红的余烬,在夜风里忽隐忽现。老渔民没再说话,粗糙的手指朝大海那边扬了扬。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,灯塔的光柱依旧稳稳地扫过海面,像尽职守责的卫士。浪花还在岸边喧哗着,一遍遍冲上来,又退下去,不知疲倦。

我忽然懂了老人那句话的意思——火会灭,船会更新,守塔的方式也会变,可这片海,这潮涨潮落,这指引归途的光,还有像老人这样一辈子与海打交道的人,一直都在。那熄灭的篝火,仿佛只是宴席暂时收起的一道菜肴,而大海的宴席,永不散场。灯塔的光是它长明的灯盏,涛声是它永恒的韵律,每一个靠近它、懂得它的人,都是它永远的宾客……我随即握紧贝壳,感觉掌心传来的大海的脉搏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图片由AI生成